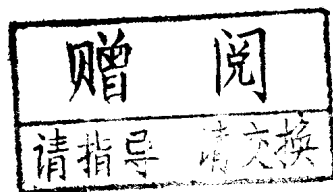


庄河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庄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1987·1

目 录

庄河中学和宋良忱校长·····	庄协文 (1)
庄河县最早的共青团员——戚景龙·····	曹殿麟 (13)
邓铁梅抗日救国片断·····	刘同志 (23)
秦家窝堡惨案	
——记日军在庄河的暴行·····	李开臣 (28)
一支反动武装清剿队的覆灭	
——半截塔乡“丛家帮”就擒记·····	邱洪淬 (33)
智擒美蒋特务之一·····	张洪福 (39)
智擒美蒋特务之二·····	庄协文 (46)
忆庄河县政协一、二届委员潘日福·····	刘长柏 (52)
政协庄河县委员会沿革 (部分资料) ·····	庄协文 (61)

庄河中学和宋良忱校长

庄协文

编者按：庄河中学始建于一九一一年。随着时代的变换，学制的更改，这所学校曾几度改名。最初叫庄河厅中学堂，后来分别改为庄河县立中学、庄河初级中学、庄河第一初级中学、庄河师中学校、庄河两级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分别定名为庄河中学和现在的庄河高级中学。为了叙述方便，并鉴于作者着重搜集的是庄河中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七年的部分资料，因此，将本篇的题目定为《庄河中学和宋良忱校长》。

现在，凡是在庄河中学读过书的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当提起庄河的中等教育，特别是庄河中学的历史，就自然联想起老校长宋良忱①。

笔者访问了在青年时期曾就读于庄河中学的几位老年人，他们共同感到当年在宋良忱校长身边承教良多。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对庄河中学和已故宋良忱校长的一些情况仍略有记忆，现将访问的情况记录下来，借以对庄河中学的回忆和缅怀宋良忱校长。

一、惨淡经营 致力办学

庄河中学始建于清代最末一年，即一九一一年，是我县同知王孝称（字芍庄）请示奉天省教育

厅批准，以县内车牌捐创办起来的，校名定为庄河厅中学堂，校址设在南大院（现为庄河镇东风小学所在地）开始只办有中学文、实两科各一个班，附设简易师范一个班（当年毕业）。

次年，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局动荡，地方不靖，加以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困难。因而，中途辍学者很多，庄河中学迫不得已，只得将文、实两科拼为一班，即中一班。遂将校址迁至天后宫院内（现为庄河高中家属宿舍），利用庙宇两边廊房充做教室和寝室，校名改为庄河县立中学，学制四年，人们习惯称之为旧制中学。

一九一四年春，宋良忱接任了庄河中学校长职务，实现了他早在金陵师范大学读书时就誓志投身故乡教育事业的愿望。此时的宋良忱校长风华正茂，精力充沛，治学劲头十足。自他接任校长后，又在中一班的基础上继续招收中二、中三，直至中九。为了适应发展小学教育的需要，一九一七年又增设了三年制简易师范。一九二二年春，奉天全省学制变更，即初、高中三三分段，庄河县只招收初中，故校名改为庄河县立初级中学。后因大孤山中

学（当时归庄河管辖）成立二中，而庄河县立初级中学就随之改称庄河县立第一初级中学。随着庄河初等教育的发展，该校于一九二四年又招收了五年制国民师范（简称国师），以培养高小师资；一九二九年又增设了高中。

宋良忱校长任职期间（不包括伪满四年），共招收四年制旧中九个班，初中十六个班，高中两个班，各类师范十二个班，合计为三十九个班，学生总数约一千六百五十人。

二十年代初期，奉天省兴办教育的学风很盛，庄河中学也发展得很快，班级和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天后宫院内的旧校舍已不敷用。面临着庄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状况，宋良忱校长兴办教育的雄心壮志，不但丝毫没有动摇，而且更加显露出令人敬佩的才华和魄力。一九二二年，他四处奔走，上自奉天省城下至县内农商各会，多渠道运筹集资，在天后宫上院修建了一幢两层教学办公楼（现为庄河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除容纳十个班级外，楼内还设有校长室、教师办公室、教务课、训育课、总务处。同时期相继又建成了一座三层楼房的教学附属楼，师生们通常称之为大礼堂。这座楼房有半面地下室充作教师宿舍，因而，从东面

看是四层；地上三层分别作会议厅、教学仪器室、实验室、图书室。会议厅兼作音乐教室。上述两座教学楼的建成，可谓庄河中学建筑史上的光辉创举，更为庄河中学特别是庄河中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较为优越的教学条件。

继教学楼的落成，又进一步充实了教学设备。宋良忱校长竭力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到外地购置教学仪器和图书杂志。因而，二楼的仪器室陈设了各种各样的仪器、标本等；三楼的图书室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诸如鲁迅的《彷徨》、《呐喊》古籍《二十四史》，外文《天方夜谭》、《伊索寓言》和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为加强理化实验和动植物课的直观教学以及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县四百多名考生投考庄河中学，限于师资和其它条件，学校只能招两个班，录取一百名新生。但宋良忱校长却大胆地录取了二百四十五名，特地开了两个大教室（现庄河县武装部北屋临街大房子），每班一百二十多名学生，从而给更多青年以就学机会。

宋良忱校长热心于教育的可贵精神，博得公众的崇敬和赞赏。同年春末，人们在庄河镇南大院小学门前，为他建立了白玉石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

着“有功教育”四个字。县内头面人物和各界名望人士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并同宋良忱校长一起合了影。遗憾的是几经沧桑，此碑早已荡然无存矣。

正当宋良忱校长雄心勃勃，而庄河中学也日趋兴旺的黄金时代，可恨的“九·一八”事变袭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庄河抗日救国军进攻庄河县城，不久，日寇三架飞机来到庄河上空狂轰滥炸。学校被迫停课，待秋季复学时，重新返校的学生将到一半。原来每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两个一年级大班，只来了四十几人，拼成了一个班。其它各班也都拼的拼，拆的拆。半年前拥有五百八十多人充满朝气的庄河中学，一变而为死气沉沉不到三百人的学校，日籍教师陆续进到了学校。从北平、上海等地聘来的教师相继离校而去。

二、严谨治学片断

宋良忱校长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因此，在他任职期间，庄河中学的师资素质相当可观。学识较为渊博，素称庄河宿儒的寇级忱、李其实、王贯三，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戚景龙、杨维藩、朱泽家、于作章等先后被聘到中学任教。更值得一提的是，宋校长为了确保教学质量，每逢寒暑假都亲自出马到北平、上海等地不惜以每月80至100元的重金聘选

教师。如樊伯山、赵金声、王听彝、白美勋、赵俊农、程云川、刘彦协、张彦果等，他们当中或毕业于燕大、浙大，或毕业于清华、复旦。他们的知识面广，爱国思想较浓，给学生们以很好地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关内教师相继离去，宋良忱校长又由奉天（沈阳）聘来多名教师，如程云川、刘彦协、张彦果等，深为同学们敬重。

庄河中学在学生中成立了自治会，提倡学生通过自治会开展有益的校内外活动。如组织学生集资入股，开办校内小商店，经营教科书和学用品，毕业时撤股分红。学校图书馆从参加自治会的学生中选一名馆长，任期半年。借书员由各班轮流选派，一周一换。图书馆每天午、晚饭后开馆，星期日全天开门。学生自治会还开办了平民夜校，由学生担任夜校教师，帮助街民们学习文化知识。学生自治会还创办了校刊（壁报），举行讲演会、雄辩会等。通过这些有益的活动，既培养了学生们的自治精神和办事能力，又使学生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庄河中学的学生严守宋良忱校长制定的“尽责务”三个字的校训，克服寒窗之苦，完成学业，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思想。学校始终把提高学习质量放在首要位置，鼓励学生不要自暴自弃，要自强不息。

学校规定月有月考，期有期考，考试成绩张榜公布。期考和年考不及格者必须补考，补考后仍不及格者，责令降级，绝不迁就。有的学生毕业考试不及格，托人到宋良忱校长面前说情，要求发给毕业证书，宋良忱校长不但不迁就，而且诚恳地教育这样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来混文凭，应该学到实学，得到真正的知识，你要是个饭桶的话，即是发给你毕业证书也是没用的。

学生们孜孜不倦、刻苦求知的精神确已蔚然成风。学校要求同学们晚上熄灯后不准看书，但清晨早起却不加限制。所以，同学们都备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不到天亮，教室里就有许多学生在小煤油灯下伏案学习。学生们的学业成绩优异者甚多，外出就学应试中榜或名列榜首的喜讯连续不断。外地学生称庄河中学的学生叫“蓝大褂队”，意即穿着土气，考试成绩却优异突出。惜乎，当时庄河交通不便，百姓生活贫困，外出就学深造的学生不多。

学校对学生的品德纪律教育极其严格。宋良忱校长经常教育学生懂礼貌、守规矩，不浮华、重实学。寄宿生除星期天外，是不准上街的。学生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并在请假簿上填上返回时间，星期天回家的寄宿生要在当天晚自习前返校。学校还规定学生在校不准吃零食，更不准到街上吃小馆。学

生犯错误，轻者记小过，积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错误严重的，一次即行开除。

不足的是，宋良忱校长对学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家长式的管教方法。他教育学生常常是恨铁不成钢，甚至用过分责罚之辞。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三眼枪”。一九二三年的新校舍的校门面上写有醒目的“行中道”三个大字，从中可见，中庸之道的伦理观念，在宋良忱校长的教育思想中占有很大的成份。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不敢正视现实，直面人生，一度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面书生。

三、鄙视权贵，维护正义

三十年代在庄河中学读书的老年人曾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庄河镇内的农、商两会和庄河中学的全体学生都来到南大院，进行扩建公共体育场的公益劳动。大家正干得起劲，农会会长“高二爷”来到高中四班学生跟前说什么：“我带来二百啦人，这是给你们修的。”转了一圈又来到高中四班学生跟前，还是重复前面说的哪一套话，并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同学们，意思是让同学们说几句感谢话，吹捧他一番。哪知这个班的姜峰同学却哼了一声，连头也没抬的说：“这是公共体育场，我

们还不知给谁修的，我们不领你那份情。”这一下可惹翻了，这位“高二爷”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把这二百啦人带走……”他在庄河镇是个小有名气的头面人物，在公众面前遭到撞击，丢了体面，难免掀起点风波摸摸脸，结果闹得场内一片骚乱。经过宋校长的一番安慰许愿，问题才暂告结束，同学们都为姜峰同学捏了一把汗。

回校后，宋良忱校长把姜峰和班长张元三叫到校长室，嘱咐姜、张二位同学说：“倒惹动他干什么，明天一早你们俩到他家去，就说校长非开除姜峰同学不可，求他来说说情，多叫他几声‘二爷’。第二天早自习，张、姜二位同学来到“二爷府”说明了来意。最初这位二爷似乎怒气未消，但经过一番恭维吹捧之后，就飘飘然了，立即穿上衣服说：

“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去找校长。”

大家吃早饭时，这位“高二爷”匆忙跨进了饭厅，高声嚷道：“张同学在哪儿，告诉姜同学，宋校长看我的面子不开除他了，哎呀，为了他，我连早饭都没吃。”接着，这位“高二爷”就在同学们的轰笑声中迈出了饭厅。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治学严谨、态度严肃的老校长，却导演了这样一场令人捧腹的滑稽戏。

四、不畏强暴，为国殉难

一九三三年农历二月初十晚，孙德馨、廖香南两位爱国志士突然被日寇逮捕，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庄河县城，有身份的人士个个自危。但宋良忱校长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听亲人劝阻，穿好衣服冒险奔向县公安署，保释孙、廖未成。结果，孙、廖当夜被日寇杀害。面对日寇如此残暴的情景，宋良忱校长怀下了刻骨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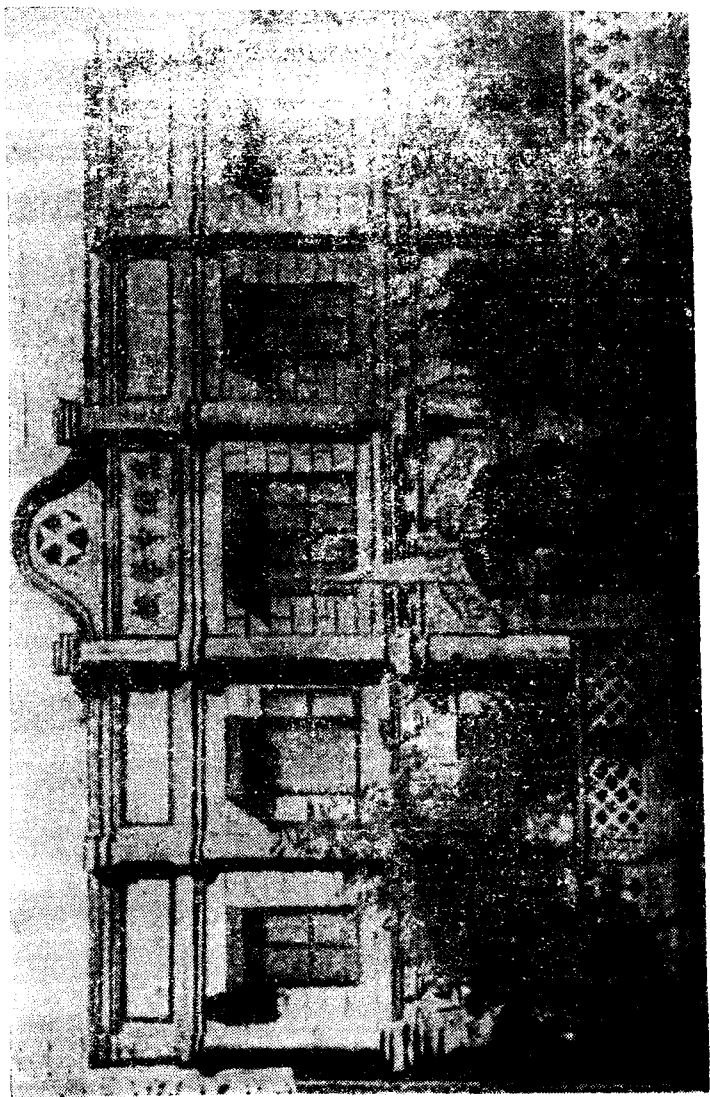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推行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奉天文教部编了一套新教材，发行全东北。但庄河中学的教材却迟迟未换，直到一九三五年，历史、地理、英语、国语教材，仍继续延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这些教材的延续使用，实际上是宋良忱校长对日寇所推行的奴化教育的抵触和反抗，有助于同学们接受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

日寇统治者深知宋良忱校长德高望重，办学有方，留在学校对其推行奴化教育大为不利。于是，一九三六年就把他调离庄河中学，任县教育局局长，继而转任电话局长，企图让宋良忱校长与教育事业和富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彻底隔离。

然而，宋良忱校长对日寇的憎恨更加强烈。明

知日寇对他存有戒心，却不因此而畏缩退却，反而旋即加入了以孙文敷为领导的安东抗日救国会，并会同林贵家等爱国人士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庄河分会（见本刊第二辑），不幸为国殉难。一九四六年，庄河县人民政府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参议会，会议提出把庄河镇北老庙岭小学改为“良忱小学”，以表示对宋良忱校长的纪念，此事后来不知何故未得实现。

注 ①宋良忱（1883~1937），字伯权，学名作模，庄河县大孤山（旧时曾归庄河管辖）人，奉天两级师范毕业，继而考于金陵（南京）师范大学，并在该校毕业。



正河县立高级中学

庄河县最早的共青团员

——戚景龙

曹殿麟

戚景龙，字凌云，曾用名复光，庄河县庄河镇人。生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曾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辽宁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沈阳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委员、民进辽宁省副主任委员、民进沈阳市主任委员。因受极左路线迫害，于1969年1月在沈阳逝世，终年64岁。

酷爱读书 矢志求知

戚景龙1922年冬于庄河旧制中学毕业。正当他准备继续升学时，父亲故去，母弱弟幼。他面临着如此生活困境，于1923年请求中学校长宋良忱，谋得中学事务员工作，月薪大洋19元，虽能暂缓生活燃眉之急，但见到富家子弟都能纷纷赴京、奉各地升入专科、大学，自感命运多舛而沉浸在失学的悲伤痛

苦之中。1925年夏，他在读报时偶见沈阳师范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得知该校系公费供给食宿。他喜出望外，征得宋良忱校长的支持，借得大洋80元做为盘缠，背着母亲私自赴沈投考。行前，请宋校长向其母亲疏通，遂得以进奉天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英文科读书，1928年毕业。他爱好文艺，曾串联当时奉天各大学，组织了“英文翻译研究会”，向关内外报刊供给外国文艺的译稿。后来，他逐渐由文艺研究转向了社会科学的探讨。

参加C、Y 宣传革命

1927年3月，东北大学英文系学生周东郊发起，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C、Y组织）。戚景龙由于从文艺转入社会科学的探讨及同学鲍成吉（C、Y成员，后考进黄埔军校，解放后在鞍山工作）对他的影响，思想倾仰于共产主义；后来经周东郊、于维贞（师专同学）介绍加入C、Y组织。他与周东郊、于维贞、鲍成吉四人编为一个小组，受当时党的负责人萧健鹏领导。每星期一上午集会一次，地点不定，而他与于维贞具体负责师专校内的活动。

同年，萧健鹏令他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读书会，以便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利用了青年会总

干事司迪博 (GOHNS t ÉWArt) 先生是他英语教师的关系；干事裴德来 (PETLSON, 丹麦人) 及学生部干事卢广绵和他是朋友的关系, 从中斡旋, 得以从事读书会的组织工作, 并在读书会教英文夜课。他草拟并印发了读书会简章, 向各校征集会员, 当即有30名学生参加, 会址设在青年会学生部的两间房内。规定会员每人拿出五本书供大家借阅, 每星期六午后座谈读书心得。这样他们就借机将一些红色的书籍传送到青年会内。读书会为了联系外县中学而办了个《学生周讯》, 由戚景龙负责征稿与分配、邮寄工作。少数稿件采自会员, 而多数稿件是将共产党的宣传材料改头换面加以转载。其经费除征得青年会的补助外, 其余全由会员自筹。《学生周讯》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广泛, 但只发行半年之久就被警方勒令停刊并查抄了读书会。幸因事前有人以电话告急, 戚景龙及其他组织者及时躲开了, 而未遭迫害。此刻党的领导人去向不明, 东大的周东郊转移延吉, 于维贞躲到抚顺, 鲍成吉去了汉口, 戚景龙则隐蔽在大北边门外“东北无线电总台世界新闻收信处”做英文翻译, 每天翻译英文新闻, 印送各机关、报社。1928年春, 戚景龙等探悉读书会的事情已被警方忘却, 便回到了师专, 蒙校长恩开格外准予复学。同年4月戚从省立商中的C、Y李增